

陳明律「為中國音樂教育鞠躬盡瘁的蕭友梅」圖
照（文見卅二頁）

①蕭友梅（後排右一）在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時與教育系教授及
同學合影。

②國立音樂學院創辦人蔡元培。

③名鋼琴家查哈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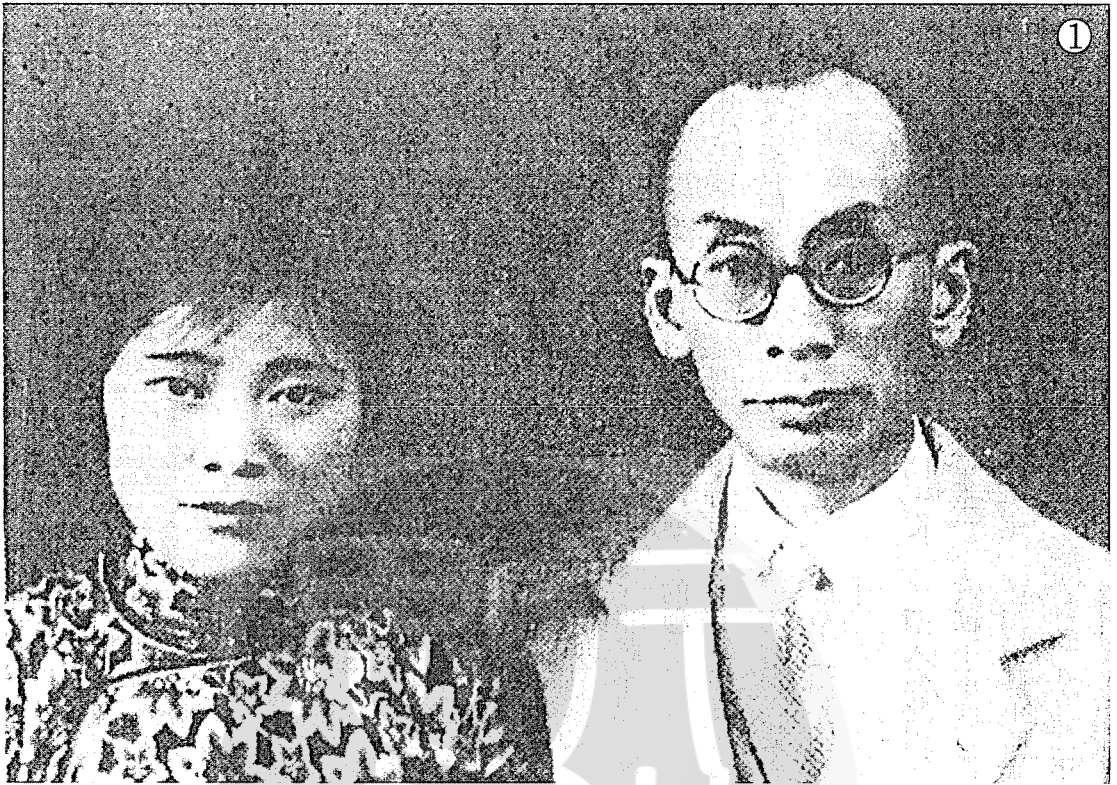




①蕭友梅（左一）殿試後，在香山會館留影。

②蕭友梅（前排左五）一九二三年秋與北大音樂傳習所教職員及學生合影，後排右一洗星海，前排左八劉天華，中排右三吳伯超。





①蕭友梅與夫人戚粹真合影。

②前排左起蕭友梅、唐紹儀、孫中山、胡漢民、馮自由等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留影。



為中國音樂教育鞠躬盡瘁的蕭友梅

● 陳明律

(彩色圖照刊第四頁)

中國近代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一八八四—一九四二）博士，原名蕭乃學，字思鶴，號雪鵬，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現改為中山縣）石岐鎮。父蕭煜增字炎翅，曾應試中過秀才，在家設一私塾教蒙童讀書餬口。母梁碧帆，育有兩男一女，不幸於蕭友梅出生後不久過世。父續娶繼母胡端蓬，又生有兩男十女。

初見風琴雀躍不已

蕭友梅五歲時，隨家移居澳門。從小即隨父勤學古文，並就學灌根草堂，曾隨陳子褒學習日文、英文，從此奠定文史與外文基礎。

蕭家毗鄰住有一位會音樂的葡萄牙

傳教士，時常用風琴彈奏宗教音樂，這種崇高聖潔的樂聲，深深吸引了少年蕭友梅。某日，他在庭院隔牆聆賞時，不禁隨著風琴的音樂哼唱，被傳教士發現把他叫到家來，使蕭友梅初次見到樂器，雀躍不已，因而內心萌芽著學習音樂的種子。

蕭友梅八歲時，孫中山先生在澳門設館行醫，與蕭家近鄰，兩家都是來自廣東香山，因鄉誼之情常有往來。孫中山生於一八六六年，比蕭友梅大十八歲，兩人從此相知相識成為忘年之交。蕭友梅不但仰慕孫先生偉大的革命志業，並深受其革命思想的薰陶。

一八九九年，蕭友梅十五歲時，在廣州考取一所洋式學校「時敏學堂」，

所學課程除中、英文、史、地、算術外，還有圖畫、唱歌、體操等課程，從此開始接受新式教育。次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侵華，激發了新學堂學子強烈的愛國熱情，都希望出國去學習救國救民的方法。蕭友梅於一九〇一年畢業後，東渡日本自費考入東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同時又在東京音樂學校選修鋼琴和聲樂，實現了他少年時就要學習音樂的願望。為了維持留學生活費用，他以純熟的日語，為來自廣東教育旅行團及其它留日學生擔任日文翻譯，賺錢維生，並且還在餘款中為自己購置一台鋼琴，以便學習音樂之用。

一九〇五年，蕭友梅被選為留日學生會會長，其時，他在日本和孫中山重

逢，內心十分歡喜。當時中山先生正在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蕭友梅很快就成為同盟會會員，從此參加革命。不久蕭友梅搬到革命黨人廖仲愷寓所的樓上居住，以學音樂的留學生身分，掩護革命活動，減低日本警察及清廷的注意，他們的住所便成為秘密集會地點，每逢開會時蕭友梅總是帶著廖仲愷與何香凝夫婦的女兒到樓下玩耍，為的就是在門口放哨。

留日掩護國父脫險

一九〇六年蕭友梅考取廣東省官費留學生資格，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攻讀教育學，並繼續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一九〇七年二月中國留學生在東京出版《學報》，蕭友梅從二月份〈創刊號〉至一九〇八年四月，以筆名《樂天》連續發表他最早的著作《音樂概說》，展示出他在音樂方面的作品。

同年（一九〇六）十二月，同盟會準備在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策劃起義事宜，因風聲走漏，滿清政府知會日本派出密探加緊緝捕孫中山先生。此

時，蕭友梅已搬到東京郊外大久保村的樂廬居住，遂將中山先生密藏在他的臥室很久一段時間，中山先生每天的三餐與起居全由蕭友梅照料並負責與廖仲愷等革命志士的聯絡工作，迄次年（一九〇七）三月，孫中山安全撤至越南河內為止。因此，孫中山對蕭友梅的膽識與為人深為贊賞。

一九〇九年夏，蕭友梅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與東京音樂學校畢業後回國。翌年（一九一〇）他參加清廷在北京保和殿舉行的留學生殿試，學部發給他的證書，稱蕭友梅「留學生畢業考試取得甲等，奉旨賞給文科舉人」，被清廷學部任命為「視學官」。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一九一二年元旦民國肇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蕭友梅奉召委任「總統府秘書」。不料卻為袁世凱篡位，迫使南京總統府解散。孫中山先生當即批准蕭友梅的請求赴德深造，旋於同年（一九一二）十一月獲得官費啟程。十二月底抵達德國，翌年（一九一三）春進入萊比錫國立大學攻讀哲學與教

育，同時又進入萊比錫音樂學院攻讀理論與作曲。其時，蕭友梅已步入中年，備感光陰寶貴，尤其能同時在兩所學校研讀學習，更加忙碌辛苦，他生活非常節儉，曾在一修道院住過一段時期，專心鑽研學問，令人欽佩。

留德獲得博士學位

萊比錫音樂學院創於一八四三年，是一所著名的音樂學院，聚集世界各國有志音樂學子，其時全校學生多達九百餘人，其中三分之一來自二十六個國家。一九一六年夏，蕭友梅以德文寫出《十七世紀以前中國古代樂器史的研究》論文，他別號「雪鵬」，就以「CHOP.」為名，顯示他對波蘭音樂家蕭邦的崇敬，此論文提交給萊比錫大學哲學系，因音樂學院只負責術科演技指導，而音樂學方面則由大學部哲學系負責審查。至同年（一九一六）七月間，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而萊比錫音樂學院授給蕭友梅的結業證書上評論是：勤奮極好，品行、才能與成績三項均佳，總評：道德上「無懈可擊」的評語。綜觀蕭友梅

的論文結尾部分，描述清廷未能促使音樂院成立感到惋惜。因而他的為文「個人的願望是除了推廣一般科學技術外，在中國還更應注重音樂，特別是積極培養系統理論與作曲人才。」由此可見蕭友梅在德國學到的不僅是鋼琴演奏技術和作曲理論，還有對音樂學術態度和對音樂教育事業的信念。

一九一七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無船回國。同年（一九一七）十月，蕭友梅到達柏林，進入柏林大學研究院哲學系與施特恩音樂學院（現改為柏林市立音樂學院）繼續深造，他在柏林一年半時間內總共聽了兩百多場音樂會和歌劇，獲益良多。

由於戰爭關係，當時德國都市食物短缺，某日，一群外國來的留學生在用餐時談起自己國家的情形，蕭友梅自稱是中國南北朝時代梁朝蕭統皇帝的後裔，引來眾人尊敬，於是後來大家都叫他《蕭王子》，甚至早餐時房東只為他準備了一塊當時十分珍貴的牛油。後來蕭友梅轉往波蘭波森的農村，他自己種植馬鈴薯解決缺糧問題，並在小學裡教鋼

琴和法語賺錢維生，與當地農民相處融洽。由於當時生活十分貧困，蕭友梅身體衰弱，營養不良，曾住院治療，使瘦弱的身體就此終身病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於次年（一九一九）夏天回到柏林，十月間離開德國，周遊瑞士、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底回到闊別八年的祖國。

蕭友梅先後留學日、德兩國各八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歸國，他學識淵博，充滿理想，加以早年革命事蹟與孫中山有生死患難之交，革命先輩廖仲愷與胡漢民，曾邀他去廣州參加革命事業，當時他如想獲得高官厚祿極為容易，但他志在音樂，尤其是急需辦好音樂教育，創建音樂教育機構，培養音樂人才，使中國音樂得以復興並予發揚光大。為了達到此一理想，毅然前往北京，不久便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取得連繫，同年（一九二〇）秋，蕭友梅應邀出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院音樂系講師兼任該校音樂研究會導師。其間他有系統地講解西洋音樂理論作曲，音樂史以及和聲學

等課程，深受學生歡迎，據記載，聽講的學生加起來約有千人之眾。

為卿雲歌譜曲成名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北洋政府設有「國歌研究會」辦理審定新國歌事宜，翌年（一九二〇）決定採用《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卿雲歌》作為國歌，歌詞僅有四句：「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且兮」。蕭友梅甫從德國回國來到北京不及一周，就被聘為國歌研究會會員，並委他創作國歌，但他內心並不贊成用《卿雲歌》為國歌，但未獲其它研究會會員支持，後來只好用西洋作曲的技巧將其譜成一首E大調，4/4拍全曲只有十六小節，單段體曲調莊嚴流暢的曲子。一九二〇年十月經北洋政府國務會議通過，通令全國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起正式實施。這首《卿雲歌》由於歌詞過於深奧古樸，到北洋政府瓦解即被廢止。蕭友梅卻因作了國歌，名氣響亮，使北大音樂研究會聲望提高，因而吸引眾多青年學子前來習樂。

當時在音樂研究會擔任鋼琴教師的

楊仲子（一八八五—一九六二），早年留法攻讀化學，副修音樂，後在日內瓦音樂學院學習音樂長達十年之久，與瑞士女子結婚，一九二〇年回國成為蕭友梅得力助手。同年（一九二〇）九月蕭友梅經楊仲子鼎力協助創辦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體育專修科，蕭友梅兼任科主任，該校於一九二四年升格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創立音樂系，一九二六年合併於北京國立女子大學。一九二五年北京美術專科學校升格為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蕭友梅應邀兼任該校副校長兼音樂系主任。其時蕭友梅一心想建立一所正規的音樂專科學校。早在一九二〇年末，他向教育部提出設立音樂學校的建議，開辦費三十五萬元，每年經費十五萬元，編制有教職員工二〇〇名的計劃，因財政困難未予採納。後來他向蔡元培提議，經評議會同意後遂將音樂研究會升格為音樂傳習所，在實質上具備了專業教育機構的功能，實際上它是中國最早的一所音樂教育機構，在中國近代音樂史上留下燦爛的一頁。

一九二二年冬，蕭友梅召集清末海

關總稅務司署的管樂團部分成員成立「國立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管弦樂團」，由他親自訓練並擔任指揮，在四年半中總共舉行了四十二場音樂會，演奏世界音樂大師：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等世界名曲，其中還演出他自己的創作「霓裳羽衣曲」等，對中國社會激起新風潮，頗受聽眾歡迎。由於他工作忘我的熱誠，感動了在北京大學執教的幾位教師。當時在英語系執教的詩人徐志摩給學生上課時講到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一七九五—一八二一）的《夜鶯頌》時說「沒有聽過夜鶯的歌唱是很難了解，北京有沒有夜鶯，我不知道。」他提出一個補救辦法就是建議學生去聽聽蕭友梅先生指揮演出的貝多芬第六（田園）交響樂，那裡面有夜鶯的歌聲。由於蕭友梅在北京多年來為推廣音樂教育不遺餘力，終於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國民政府實行教育新學制時，將原先為選修的「樂歌」，改名為「音樂」，並訂為小學必修科，又在北平與上

海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增設音樂科系。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蕭友梅在萬分哀傷的情緒下，譜出《哀悼進行曲》為中山先生的靈柩送行。

在上海創辦音樂院

一九二七年暑假，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劉哲，認為音樂有傷風化，浪費國家錢財，悍然下令取消北京各院校音樂科系。蕭友梅被迫離開苦心經營了五年音樂教育的北京。蔡元培因軍閥內戰政局不安，早於一九二三年辭去北大校長前往西歐遊學。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才回國出任南京政府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院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蔡元培接受蕭友梅建言，在上海創立「國立音樂院」，親自擔任院長，聘蕭友梅為教務主任，十二月三日任蕭友梅為代院長，至次年（一九二八）九月十日，真除為國立音樂院院長。一九二九年六月，學院經費十分困難，迫使校方規定暑期住宿學生，需繳交宿雜費含房租、水、

電、練琴費等每月八元，不料引發學潮，迫使蕭友梅辭職，國立音樂院宣告暫停。

同年（一九二九）八月，教育部將「國立音樂院」改為「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聘蕭友梅為校長。蕭就任後本著自己理念與初衷，全力為中國現代專業音樂教育而努力，終於使國立上海音專，成為中國具有國際水準的最高音樂學府，功不可沒。

十里洋場的上海，紙醉金迷，初到上海的蕭友梅，並不了解當時上海的音樂狀況。當他首次聽到有東方第一美譽的工部局交響樂團的演奏後，寫下一段他的感受：「當戰雲彌漫全國，人民感受的痛苦無處可訴的時候，真教人千萬想不到這個孜孜為利，俗氣不堪的上海租界地方，居然可以找到一個安慰靈魂的聖藥與一個極難得的領略藝術的機會，這不是好看的衣飾，好吃的飯菜，卻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府所主辦的交響音樂會，現在我敢對人說：『上海市政府的管弦樂團，是上海惟一的寶貝。』」由此可見他對工部局管弦樂團的推

崇和贊賞，視之為瑰寶。該樂團的成員，幾乎都是出身於歐美各國一流音樂學院並有相當的教學與演奏經驗的好手。據統計一九三四年春，這個編制四十五

人的樂團，其成員中有二十四個俄國人，其餘二十一人分別來自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美國、菲律賓等國，當時的待遇，樂團團員平均收入為二五·三三元，而當時中國一般勞動者家庭四口之家兩人工作的年所得為四一·六·五元，相比之下可知管弦樂團團員收入之高了。況且他們還可在外私人授課賺取更多學費。因此凡在樂團擔任團員的音樂家都自視很優越。當時蕭友梅創辦國立音樂院之初，在師資方面除本國籍音樂名家外，還爭取到樂團的首席小提琴富華（A. Foa 意大利人）、大提琴首席余甫磋夫（I. Sheworh 俄人）等名家多人來院任教，不但提高音樂院的教學水準，對外也是一種很好的宣傳。

聘俄籍名師遭悍拒

其時，俄國人查哈羅夫（Boris

Zakharoff，一八八八—一九四三）是

極負盛名的鋼琴大師，蕭友梅慕名初次登門邀請他到音樂院任教，竟遭悍拒，並以冷言譏語回絕：「中國學生如同剛學步的嬰兒，那能用得著我去為他們上課呢？」蕭友梅為了想提高師資素養，竟然不恥三顧茅廬，誠懇邀請，最後並向他提出前所未有的優厚條件，答應給他像院長一樣以月薪四〇〇元的高俸聘用，當時音樂院教師薪俸為二〇〇元，最高的也不過二八〇元，另外還同意，他只教七名學生，而其它鋼琴教師每人至少教授十二名學生。如此一來，對經費有限的音樂院是一大負擔，但蕭友梅堅持以高薪聘到超水準的外籍名師，為的是提升中國新音樂教育的水準，來達到他當初創校的意願，為音樂學子創造一個最佳的學習環境，來培養未來中國音樂人才。因而提高了學生學習的志願，久之也激發了外籍教師教學的熱情，連查哈羅夫也改變當初的傲慢態度，忘我地投入教學中，培養出大批人才，因而使查哈羅夫在中國鋼琴教育史上深具地位。

一九三〇年秋，黃自留美歸國後的

次年，應蕭友梅之邀來校協辦音樂，他教授理論作曲並主管教務。原先理論作曲是由蕭友梅一人教授，後因黃自的投入，為中國近代樂壇造就出許多傑出的作曲人才，尤其是他的四大弟子：賀綠汀、劉雪庵、陳田鶴、江定仙等最為著名。

專心音樂誤他晚婚

蕭友梅為人嚴肅謙虛，但性格認真，他平日忙於教務疏於創作，但他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寫於北京執教期間，發表於一九二二年《今樂初集》和一九二三年《新歌初集》中。他治學嚴謹，注重我國民族音樂，無論在北京或國立上海音專時期，始終規定學生必須要學習一種民族樂器，而聲樂學生期末考試的曲目中，一定要有國語獨唱歌曲。古文與詩詞更是各科學生必修課程，足見他對我國民族文化的重視。他寫的一本重要著作《普通樂學》，其特點是將中國古代樂制與西歐樂制詳盡的敘述分析與比較。他有深厚的文化藝術修養與高度組織領導能力，為人表情嚴肅，不苟言

笑，事業心極重，常公而忘私，無暇成家，迄至一九三二年四十八歲時，始經同事留美的周淑安教授（聲樂系主任）介紹於是年雙十節才與滬江大學畢業的戚粹真小姐在杭州結婚，名畫家林風眠擔任證婚，婚後育有子女各一，哲嗣蕭勁於大陸易幟時由其姑丈王世杰（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帶來台灣，為一留學西班牙的畫家，現執教台南藝術大學。女公子蕭雪貞曾學習鋼琴，後因病中止。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蕭友梅終因積勞成疾，病逝上海，享年五十八歲。夫人戚粹真是一虔誠的基督徒，曾數度力勸夫君信仰基督，他總是回絕說：「自己是學哲學的，是無神論者，一生在做學問，不要相信任何宗教。」當他彌留時，夫人請來一位牧師，為他懺悔禱告，但蕭友梅再三揮手把牧師請出去，說：「我無愧於人間，不用祈禱，也無悔可懺！」

蕭友梅逝世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頒發褒揚令，並發恤金伍仟元，文藝獎助金管理委員會致贈奠儀千元。一九八二年，上海音樂學院為蕭友梅建立了中國

第一座音樂家的彫像，由中國著名美術家劉開渠為其彫塑。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於一九九七年二月七日成立蕭友梅音樂教育促進會，並於四月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復於一九九九年為蕭友梅彫塑一座全身坐像。

去年（二〇〇四）十一月二十七日，是國立上海音樂學院創院七十七周年，適值主要創辦人之一的蕭友梅誕辰一百二十歲，黃自百歲誕辰，為緬懷這兩位音樂偉人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的成就與貢獻，特隆重舉行三天系列音樂活動，以資紀念。

作者陳明律教授曾灌唱中國藝術歌曲〇〇八片，計二百一十九首精典名歌，意者可電話（〇二）二三六五〇九九六，傳真（〇二）二三六四九二二五。

編輯報告 編者

△承蒙作家踴躍投稿，多篇精彩作品及中外名人傳因稿擠，留待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